



毛詩傳箋通釋

□ 12
3187
7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節南山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

瑞辰

按節之言截辭也故傳訓

為高峻貌節即截字之段借說文截截辭山也截辭本

山高峻之兒因為山名而凡山之高峻亦通為截辭釋

文節又音截故知節即截也截辭之轉聲為蹇義亦為

高兒至說文岳陬隅高山之月不得為山兒或以節為

岳之段借失之韓詩訓節為視亦非又按毛詩以節南

山名篇據昭二年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古止以

節名篇

昭和九年
十一月三日
購求

門 口 12
3187
卷 7

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貌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
巖釋文巖如字本或作巖音同瑞辰按巖巖古通用左
傳制巖邑也釋文巖本或作巖廣雅巖巖高也羣經音
辨巖巖高也引詩維石巖巖今按箋云喻三公之位人
所尊巖大學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皆取巖義以
釋巖其經字仍作巖巖據說文巖崖也礧石山也礧礧
石也又礧礧礧也玉篇礧礧礧也則礧為積石兒巖巖
乃礧礧之段借釋文本作巖巖者亦礧礧之消借也經
義雜記乃謂經本作巖失之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
作天小熱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惓字注云憂也引詩憂

心如惓段玉裁謂說文引詩釋惓从炎之義當作憂心

如炎是也說文天字註云小熱也釋文引作小熱或作

从段本引詩憂心天天以釋文引說文惓作天證之知天

天當為如天之譌段玉裁以羊讀若鈺方言廣雅竝曰

天明也如天與如炎字異而義同天音遙遙與炎為雙

聲故通用蓋說文兼採毛韓詩作如炎者韓詩作如天

者毛詩也小熱之訓與毛傳訓燔正同惓或因字書作

焮形近猶雲漢如惓如焚惓亦炎之誤也惟或作炎或

作天始得言如惓本訓憂若經作惓是猶云憂心如憂

為不詞矣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瑞辰按監者瞞之消說文監視也

爾雅監視也。釋文監字又作監。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瑞辰按猗

阿古同音通用。王尚書謂猗當讀為阿。阿曲隅也。實廣

大貌。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今按王說

是也。爾雅偏高曰阿邱。阿為偏高不平之地。故詩以興

師尹之不平耳。

天方薦瘥。傳瘥病。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瑞辰按爾

雅瘥病也。說文嗟殘田也。引詩天方薦嗟。蓋本三家詩。

繫傳本引詩下有歿也二字。據左傳賈逵注。小疫曰瘥。

張參五經文字。瘥疾疫也。歿當為疫字之譌。又按說文

疵病也。瘥與疵雙聲。毛詩訓瘥為病者。蓋以瘥為疵之

段借。至瘥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為瘡。謂病瘳也。

僭莫懲嗟。傳僭曾也。箋曾無以恩德正之者。嗟乎何及。

瑞辰按爾雅釋言僭曾也。說文晉曾也。毛詩作僭。即晉

字之段借。至僭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為痛耳。嗟當从王

尚書釋詞以為句末語助。僭莫懲嗟。即言曾莫懲也。與

十月之交詩。胡僭莫懲同義。箋謂嗟乎何及。失之。

維周之氏。傳氏本箋氏當作桎。鐔之桎。言尹氏作大師

之官。為周之桎鐔。持國政之平。瑞辰按爾雅釋言。抵本

也。郭註謂根本。韓非解老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說

文。抵木根也。氏至也。本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士喪禮

進柢士虞記載猶進柢鄭注竝云柢本也氏星一名天
根亦取根本之義說文又曰楮柱氏也古用木今呂石
按柱氏卽今之石礫礫在柱下而柱可立木必有根而
本始建大臣之爲國根本亦猶是也至箋云氏當作桎
鎡之桎正義引說文桎車鎡也則桎是鎡之別名李黼
平據釋文桎礙也說文軛礙車也玉篇軛礙車輪木或
作桎是軛與桎同說文桎注云桎桎也正義引說文桎
車鎡也當爲桎車桎也之譌

秉國之均傳均平箋持國政之平瑞辰按漢書文選注
引詩皆作秉國之鈞漢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
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說文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

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
之石蓋鈞本稱物之名後遂通以爲平均之稱說文均
平徧也平成同義故詩又言誰秉國成

不弔昊天傳弔至也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

瑞辰按說文迺至也弔者迺之消借弔有善義漢書五
行志載哀公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應劭注曰昊天不
善于魯鄭仲師注周禮大祝引左傳作昊天不淑淑亦
善也書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緡天
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逸周書祭公解
曰不弔天降疾病王尙書曰弗弔天弗弔緡天皆當連
讀猶此詩不弔昊天其說是也不弔昊天謂此不善之

昊天不宜使此人居尊位空窮我之衆民猶左傳言緡天不弔也正義乃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失其義矣下章昊天不備昊天不惠均與不弔昊天同義皆指天言箋以爲師氏爲政不均又爲不和順之行皆失之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瑞辰按勿末古通用文王世子篇未有原鄭注末猶勿也故箋訓勿爲末本或作末非也然以末罔二字連讀義終未洽王尙書釋詞以勿爲語詞勿罔卽罔猶之不顯卽顯不承卽承其說是也

式夷式已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箋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瑞辰按兩式字與下章式月斯

生皆語詞傳箋竝訓爲用非也夷與已對言夷謂平其心卽下章君子如夷也已謂知所止卽下章君子如居也居爲至卽爲止耳已當如毛傳讀已止之已但不得如傳云用平則已耳

無小人殆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殆近也無小人近瑞辰按此从箋說爲允殆與幾同義爾雅幾殆危也又幾近也殆爲危又爲近猶幾爲危又爲近耳

昊天不備傳備均也釋文備韓詩作庸庸易也瑞辰按說文備均也直也韓詩作庸卽備之消訓易者謂平易也其義亦與毛同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備之同音段借

降此鞫訥傳鞫盈訥訟也箋盈猶多也乃下此多訟之俗瑞辰按鞫者窳之段借說文窳窮也又趨窮也又籍窮理罪人也竝以雙聲取義爾雅釋詁鞫盈也盈卽窮字引伸之義說文窮極也訥當讀如日月告凶之凶謂凶咎也說文凶惡也鞫凶猶言極凶與大戾同義故皆爲天所降若如傳訓訥爲訟箋云多訟之俗則不得言天降矣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屈極闕息夷易違去也箋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垂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艘至也孫

炎曰艘古屈字釋言屈極也極至同義至亦爲止詩言君子如屈屈謂得所止猶上章式已也君子如夷夷謂得其平猶上章式夷也上得所止則民之心亦知所息矣上得其平則民惡怒不平之氣亦去矣此詩上言式夷式已下言君子如屈君子如夷冀其知所止極歸於平易也商頌既戒既平平猶夷也毛傳訓戒爲至戒卽屈之段借也毛傳止言屈極夷易其義已明箋乃增成其義以屈至爲至誠之道夷平爲平易之政失之憂心如醒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瑞辰按說文醒病酒也一曰醉而覺玉篇醒一曰醉未覺也考晏子

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三日寢卽上文醒三日也則醒正醉而未覺之稱當从玉篇作醉未覺爲是玉篇多本說文說文或作醉而未覺後脫去未字遂誤作醉而覺耳孔氏所見說文本已誤因以病酒爲覺而以酒爲病失其義矣

誰秉國成傳成平也瑞辰按古成平二字互訓爾雅釋詁平成也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穀梁傳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此訓平爲成也周官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成之卽平之也左氏桓二年會于稷成宋亂也杜註成平也大雅縣詩虞芮質厥成及

此詩傳均訓成爲平此以成爲平也說文成从戊丁聲丁之言訂也說文訂平議也廣雅訂平也成从丁聲故義得爲平戴震謂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分而二之非也三章秉國之均傳曰均平與秉國成同義淮南時則篇高注平正也論語政者正也孟子言君子平其政正與成古亦通用祭法黃帝正命百物魯語作成名百物是則秉國鈞秉國成猶春秋執國政也戴氏引周官官成釋之亦非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瑞辰按此承上誰秉國成言之秉國成卽執國政也而乃不

自爲政是有執政之名無爲政之實故責之耳箋謂欲
天出圖書授命之迂矣孔疏述毛言王身不自出政教
亦非又按卒者瘁之段借卒亦勞也猶言賢勞劬勞箋
訓卒爲終亦非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
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瑞
辰按說文唯鳥肥大唯唯然也傳蓋以項爲唯之段借
故訓爲大項古讀近癰腫之腫腫亦大也劉向新序引
詩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釋之曰夫久駕而長不得行
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其意
蓋謂久駕而不行則馬頸將有腫大之病其說當本韓

詩與箋言養大其領異義

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蹙蹙縮小之貌瑞辰按說文

無蹙字新附有之古蓋祇作感爾雅釋言慄感也王尙
書曰感讀爲蹙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栗與蹙皆局縮
不申之義故此箋訓蹙蹙爲縮小詩小明及召緡傳竝
曰蹙迫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鞫也速者尙之段
借說文廣雅竝曰尙迫也速鞫義爲窮迫蹙蹙蓋逼迫
之兒故爾雅以速鞫釋之郭註訓速爲求失之

家父作誦箋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瑞辰按誦

與諷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
聲節之曰誦此對文則異也說文諷誦也誦諷也此散

文則通也。周官瞽矇諷誦詩，註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王過。白虎通諫有五，一曰諷諫，作誦蓋卽作詩以爲諷諫也。

以究王譴，箋究窮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瑞辰按：誦亦凶之段借，說文凶惡也。以究王之凶惡，猶云以究王慝也。箋義失之迂矣。

正月

正月繁霜，傳正月卽夏之四月，繁多也。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瑞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又釋之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

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考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天是椽，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是其極貧也。而首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封事曰：霜降失

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惠氏周惕詩說曰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旤亂及必至之勢也讀詩者可以鑒矣

瘋憂以痒傳瘋痒皆病也瑞辰按爾雅瘋痒病也釋文引舍人云瘋癩痒皆心憂憊之病憂與病義本相成然詩言瘋憂以痒痒旣爲病則瘋憂連言瘋亦當訓憂不得言瘋痒皆病也說文無瘋字古蓋祇借作鼠雨無正曰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寫憂也王尚書曰

寫當讀爲鼠說詳經義述聞

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瑞辰按傳以莠爲醜之段借醜惡也故箋直以惡言釋之說文莠讀若酉醜从酉聲故通借作莠

憂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訓痠痠病也痠痠卽詩愈愈之異文漢書宣帝紀痠死獄中師古注痠字或作癒此詩愈愈卽癒癒之消借因上文已云胡俾我癒故下文假作愈字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於園土以爲臣僕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

十言王既刑殺無罪，並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瑞辰按周官圜土聚教罷民，屬於司圜，與奴隸屬於司厲不同。傳謂役之圜土以爲臣僕者，以其事相類得通言也。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橐。鄭司農曰：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注：臣謂囚虜也。左氏哀二年傳：人臣隸圜，免人臣猶隸圜也。僕猶臣也。古以罪人爲臣僕。詩言并其臣僕，謂使無罪者并爲臣僕，在罪人之列，非謂已爲臣僕，又從而罪及之也。箋

謂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失之。
于何從祿？箋于於也。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瑞辰
按廣雅從就也。祿善也。此承上民之無辜二句言。民無辜而獲罪，是善不足，勸更于何而從善也。箋謂於何從得天祿，失之。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箋：視烏集于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瑞辰按烏集富人屋，蓋相傳古說。此承上于何從祿，言舉世皆將窮困，不知烏何所止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

者而但聚小人。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此二句而釋之曰言朝廷皆小人也箋義正本韓詩周禮甸師注大曰薪小曰蒸薪蒸雖有大小之分若以對林木言則皆爲細小故詩以喻小人耳。

視天夢夢傳王者爲亂夢夢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夢夢亂也此傳義所本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卽亂義亦相成夢与芒一聲之轉據文選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齊魯詩蓋有作芒芒者故賦本之至韓詩亦作夢夢則釋文引韓詩夢夢惡兒也可證。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向復事之小者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瑞辰按

上言視天夢夢夢夢者昏亂之兒言天意不可知也既克有定定當讀如亂靡有定之定定猶止也言天如有止亂之心則此訛言之小人無不能勝之者乃天能勝人而不肯止亂不知天意果誰憎乎此詩人念天之降亂反復推測而故作不解之詞。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况爲凡庸小人之行。瑞辰按釋山曰山脊岡釋地曰大陵曰阜說文岡山脊也陵大阜也釋名岡亢也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保詩如岡如陵易升其高陵皆以岡陵喻高詩意蓋謂訛言以山爲卑而其實乃爲高岡爲高陵以證其言

之不實故繼以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懲當讀無徵不信
之徵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徵驗以刺君聽不聰
不敢不局傳局曲也釋文局本或作踞瑞辰按局之言
屈屈卽曲也廣雅曲曲也離騷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王逸注蜷局曲屈不行兒九思踳踳兮寒局
數注蜷局偃僕也文選兩京賦薛綜注踳偃僕也廣雅
脊局匍跽也玉篇踳踳不伸也皆曲身之兒說文無踳
字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義與曲義近古蓋
祇作局說文又曰踳天寒足踳也踳與踳義相近
不敢不踳傳踳累足也瑞辰按說文足部踳小步也引
詩不敢不踳義同毛詩忝部踳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踳

蓋本三家詩側行亦謹畏兒也玉篇踳踳竝子亦切云
踳小行也引詩不敢不踳今作踳是踳踳二字音義同
又按屋卑者宜曲身今天雖高而不敢不曲者以言敬
也履薄者宜累足今地雖厚而不敢不踳者以言慎也
箋謂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非詩義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脊理也箋維民號呼而發
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瑞辰按
春秋繁露云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聖人諱
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
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偏辨

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其說蓋本韓詩。周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是名與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維號斯言，卽論語名之必可言也。之義，幽王寵褒姒，則嫡妾不分，信訛言，則是非不辨，名號之不正也。久矣。故詩取正名之義以刺之。箋訓號為呼號，非詩義也。有倫有脊，卽正名之本。脊，春秋繁露作迹。玉篇迹跡也。理也。是知傳訓脊為理者，正以脊為迹之段借也。倫與迹亦

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迹道也。倫又通綸。荀爽易注綸迹也。

胡為虺蜴，傳蜴蝮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瑞辰按虺之類不一。爾雅蝮虺

博三寸，首大如擘。郭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為蛇虺。詩疏引郭氏音義云：今蛇細頸大頭，色如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是一種蛇。此綬文之虺也。郭氏山海經圖讚云：蛇之殊壯，其名為虺，其尾似頸，其頸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莊子曰：蝮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虺者，一身兩口，皆此類。此土虺也。楚辭招魂云：雄虺

九首往來儵忽。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此。又一種名雄虺也。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卽爾雅之蝮虺也。又有虺字。註云虺。巨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列於雖蜥二字之間。雖下云似蜥易而大。蜥下云蜥易也。又云蝮在壁曰蝮。在草曰蜥。易。蜥榮。蜥宅。醫。巨注鳴者似虺。又爲蜥易之屬。此詩正義亦引陸機疏云虺蜥一名蝮。蝮竊謂斯干詩維虺維蛇。與蛇並言者。蛇之屬。此詩胡爲虺蜥。與蜥並言者。蜥之屬也。虺蜥同類而異名。正對上維號斯言。以喻今人名號之不正耳。箋說非也。

天之扞我。傳扞動也。釋文扞五忽切。徐又音月。瑞辰按。

說文廣雅竝曰。扞動也。方言說舟云。僞謂之扞。扞不安也。不安卽動之義。據說文。扞船行不安也。讀若兀。是知方言扞卽劓之。段借劓从舟。別省聲。與兀同音。故扞又借作捫。晉語故不可捫也。卽不可扞也。又借作別。易困上九。劓別。鄭注讀爲倪。倪。廣雅別危也。別卽扞也。徐仙民音扞爲月。玉篇扞。虞厥切。亦讀如月。正以扞別同音耳。又按說文。踞或从兀。作踞。亦月兀同音之證。彼求我則。瑞辰按。則字爲句末語助詞。故箋但云王之始徵求我。不釋則字。朱子集傳始以法則釋之。非詩意也。

亦不我力。箋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瑞辰按。功力謂之

力用其力亦謂之力不我力卽不我用緇衣引此詩註云亦不力用我蓋本韓詩其說是也緇衣又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註由用也亦不克由聖正與引詩亦不我力同義力卽爲用明矣又按力又與勅同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力來勸勉之也月令天子爲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力卽勅也說文勅勞勅也亦不我力訓爲不我勸義亦通箋訓功力失之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瑞辰按漢書谷永傳引詩燎之方揚能或滅之甯猶乃也甯

乃聲之轉能乃亦聲之轉故甯通作能能或滅之猶言乃或滅之也故傳曰滅之以水詩意蓋謂燎之方揚似無有滅之者而乃或以水滅之以喻赫赫宗周似無有滅之者而一衰妣竟威之也箋訓甯爲豈失其義矣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傳寤困也箋寤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瑞辰按爾雅郡乃也乃仍古通用法言孝至篇郡勞王師王尙書謂卽仍勞王師是也郡寤音相近箋訓寤爲仍猶爾雅訓郡爲乃也又按說文湑食已而復吐之亦取湑有復義與寤訓爲仍義近終猶既也懷猶傷也詩言既其永爲憂傷又仍憂於陰雨箋訓終爲終王之所行失之

乃棄爾輔。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瑞辰按古人言車制者，皆不言輔。正義謂如今人縛杖於輻，此凡說也。惟曾釗云：輔蓋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鞅也。形如履，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輔頰車也。蓋夾牙車，則从面爲輔。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今按曾說是也。說文：鞅，車伏兔也。鞅之言僕也。僕，附也。鞅，輔附聲。義正相近耳。下章屢顧爾僕，僕當卽鞅字之段借。上言輔，下言僕，一物二名。

者錯綜以見義耳。又按僖五年左傳引諺云：輔車相依。杜註：輔頰，輔車牙車也。此特因下文唇亡齒寒而傳會耳。據說文：輔頰車也。入面部。其車部別有輔字。引春秋傳：輔車相依，則輔頰之輔，自从面。車輔之輔，自從車。輔下復有人頰車也四字。段玉裁謂爲淺人所增，宜刪去。是也。左傳：輔車相依，與唇亡齒寒並舉，實各爲一義。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此卽詩無棄爾輔之義。其爲車之輔木無疑矣。淮南子人間訓言：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于車，車亦依輪。合左傳及呂氏春秋證之。淮南輪當爲輔之譌。然卽此可證車非

牙車輔非頰輔矣。至易咸其輔，輔自爲輔之段，借釋文輔虞作輔，是其證也。玉篇引傳輔車相依，則後人因杜註以改傳文耳。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瑞辰按曾釗曰：輻當作輶，易輿說

輻釋文作輶，是其證。復从畱省聲，輶从復，故譌作輻耳。說文輶車下縛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蓋伏兔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輶縛之，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故須益其革輶。今按曾說是也。易輿說輻，說文引亦作輶，員于爾輶，謂益其輶以固輔，非謂以輔助輻也。

曾是不意，箋女曾不，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瑞辰按意與隱一聲之轉，古通用，故左傳李孫意如公羊

作隱，如意之言隱也。少儀：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思也。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隱，卽意也。禮運：非意之也。鄭注：心所無慮也。無慮，猶言大略，亦揣度之詞。公羊僖二年傳：其意也。何謂？令諸大夫意度之如何也。說苑奉使篇：東郭垂對管仲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意之，皆謂測度之也。此詩曾是不意，謂曾是不測度之也。意又讀同不億，不信億，則屢中之億，億亦測度之也。

洽比其鄰，傳洽合也。瑞辰按說文合，合口也。音讀同協。

又曰：洽，霑也。俗合也。傳訓洽爲合，蓋以洽爲俗之段，借說文又曰：敝，合會也。音義亦同。又通作郤。爾雅釋詁：郤

合也。郤亦俗之借字。

𠂔𠂔彼有屋。傳𠂔𠂔小也。釋文𠂔音此。說文作𠂔。音徒。瑞辰按。釋訓𠂔𠂔小也。說文𠂔小兒。从人𠂔聲。引詩𠂔𠂔彼有屋。與細字从𠂔聲同義。爾雅釋文。𠂔郭音徒。即𠂔字之音。廣韻𠂔之下有𠂔字。註云。小兒。又𠂔字之別體也。

𠂔𠂔方有穀。傳𠂔𠂔陋也。箋。穀祿也。釋文。𠂔音速。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瑞辰按。說文無𠂔。有𠂔。𠂔蓋𠂔字之消。說文又曰。遯。籀文速。故𠂔𠂔亦作速速。爾雅速速。蹙蹙。惟求鞫也。速速。即𠂔𠂔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又曰。韓詩亦同。是毛韓詩皆無有字。

詩蓋以𠂔𠂔彼有屋。與民今之無祿相對。以𠂔𠂔方。穀與天天是椽相對。自或本誤增有字。正義遂云。方有爵祿之貴。直以有穀與有屋為對文矣。至蔡邕釋誨。速速方。穀。𠂔蓋穀字轉寫之譌。章懷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非詩義也。

天天是椽。傳君天之在位。椽之。箋。天以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之言。遇害甚也。瑞辰按。蔡邕釋誨云。天天是加。章懷注。引韓詩。天天是椽。蜀石經亦作天天。今按。作天天者是也。天天。美盛貌。說文。天从大象形。凱風傳。天天盛兒也。正與𠂔𠂔為小。𠂔𠂔卑陋相反。椽。通作詠。方言。詠。愬也。楚辭。謠詠。謂余以善。謠。王逸注。詠。猶

譖也。正義云：在位又詠譖之，是正讀椽爲詠也。說文：誣，加言也。加之爲誣，與譖詠義亦相近。變詠言加者以叶韻也。詩蓋以四句相對成文，言彼此小人富而有屋者，雖藪藪卑陋，而方以穀祿授之，此民之貧而無祿者，雖天天盛美，而不免受譖於人也。天天字形相近，易譌。毛詩本譌作天，遂誤以君釋之耳。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瑞辰按：漢書谷永傳引詩艷妻作閻妻，又云抑褒閻之亂，顏師古註謂本魯詩，詩疏引尚書中候摘頌貳云：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戴震是箋以爲刺厲王者，實本魯詩及中候，但梁虞翻、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筭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峯崩正合，則仍从毛詩刺幽王爲是。至艷妻魯詩作閻，中候作剡，特聲近段借之字，說詩者誤以其本字釋之，遂多異說爾。

朔月辛卯。瑞辰按：詩言朔月與玉藻言朔月大牢同，正義云：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又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是正義本作朔月之證。明監本以下皆作朔月是也。毛氏汲古閣本作朔日，漢書劉向傳

引詩亦作朔日辛卯俱係傳寫之誤

日有食之瑞辰按漢書劉向傳引詩日有蝕之釋名日

月虧曰蝕稍小侵虧如虫食草木之葉也玉篇蝕日月

蝕也是日月食字本作蝕經傳作食者消借字也說文

無蝕有蝕云敗創也从虫人食食亦聲據廣韻蝕字注

引說文云敗瘡也是蝕與蝕為一字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微謂不明也

瑞辰按邶風口居月諸胡迭而微箋微謂虧傷也此箋

又以微為不明蓋因虧傷而不明二義正相成爾雅幽

隱隱蔽並訓為微說文微隱行也左傳白公其徒微之

服杜注竝云微隱也微有隱隱之義故不明

日月告凶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瑞辰按逸周

書武順解曰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告凶蓋天時不順之

謂劉向傳引作日月鞠凶鞠即告字之段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臧善也瑞

辰按常對異言洪範五行傳曰非常曰異是也漢書天

文志注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

不臧矣所引詩傳蓋三家詩傳非毛傳也考春秋經書

日食三十有六而月食則不書此古人重日食而輕月

食之證

燧燧震電傳燧燧震電貌震雷也瑞辰按說文震劈歷

振物者引春秋傳震夷伯之廟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

出萬物倉頡篇。霆霹靂也。是震霆爲一，皆爲雷與電不同。說文電陰陽激耀也。似不得以爲霆。而春秋隱九年穀梁傳云：電霆也。玉篇亦曰：霆電也。並以電爲霆者，爾雅疾雷爲霆，霓虹霓不得與霆竝言。竊疑霆霓當爲霆電之譌。穀梁之義實本爾雅。公羊何休註：雷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易中孚傳：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有疾雷必有盛電。故易噬嗑曰：雷電合而章。而爾雅遂以疾雷爲霆電。後人但知雷電之分，不知雷電之合。故爾雅霆電誤改爲霆霓。又或刪去霓字耳。說文雪霽震電兒，雪霽疑卽燧燧之異文。又按電从雨申聲，故詩以與令韻。

山冢萃崩傳：山頂曰冢。箋：萃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瑞辰按：山頂已爲高，不必復言崔嵬。萃崩二字當連讀，與上沸騰相對成文。卽碎崩之段借。廣雅：碎崩竝訓爲壞，是也。碎音又同甄。說文甄破也，破石甄也。蓋瓦破曰甄，石破曰碎，亦散文則通耳。萃又與摧音相近。說文摧字註：一曰折也。義與壞同。萃與崩同義，猶大戴誥志篇：山不崩解，解亦崩也。釋文：萃本亦作卒，卒亦碎字之消借。徐邈讀卒爲子恤反，則訓卒爲盡，失其義矣。胡僭莫懲，箋：僭會也。釋文：僭亦作慘。瑞辰按：說文：僭，會也。引詩：僭不畏明，爲本字。爾雅：僭會也。據說文：僭，痛也。是知爾雅作僭爲段借字。慘，僭同音。故字又借作慘。或

以訓會者皆當作儼而以慘爲誤字非也節南山儼莫
懲嗟釋文作嚙嚙亦替之段借

番維司徒釋文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
詩作繁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番作皮古音皮讀如婆

皮繁同音通用番音波與皮繁音近故番潘皮繁四字
竝通用說詳九經古義今按番與蕃藩竝同藩又通樊
青蠅詩止于藩漢書戾太子傳引作止于藩爾雅樊藩
也是其證也樊與繁亦通用左傳繁纓以朝周官禮記
竝作樊纓讀如鞞帶之鞞是其證也廣韻周宣王封仲
山甫於樊後因氏焉鄭箋以番爲氏韓詩作繁疑番與
繁皆卽樊氏之音轉爾

冢伯維宰箋冢伯字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瑞辰按漢書

古今人表有大宰冢伯冢伯當爲冢伯形近之譌箋以

冢宰釋宰字與漢表作大宰正合惠氏棟謂冢伯一作

冢伯故箋以冢宰釋之其說非也周官宰夫註鄭司農

引詩冢伯維宰謂卽宰夫其說與漢表鄭箋異然卽此

可證經文止言宰正義言小宰不得單稱宰故知宰爲

冢宰是知唐以前皆作家伯維宰今集傳本作家伯冢

宰蓋傳寫之譌抑後人據箋以改經耳

中允膳夫箋中允字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中術古

術讀若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漢書並作遂學記

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註術周

禮作遂是其證也。說文旒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是允進音亦相近。故允得通術。猶遂借作術也。又允古音如盾。漢大子中盾。後世稱中允。盾術二字雙聲。故允術亦得通用。

聚子內史。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擻。擻者聚之同音段借。

蹶維趣馬。瑞辰按箋以蹶爲氏。蹶蓋宣王時蹶父之後以字爲氏者。漢書注作蹶亦同音段借字。

耦維師氏。瑞辰按潛夫論本畋篇引詩作蹶。漢書古今人表作萬。皆同音段借字。集韻引詩耦維師氏。據唐石經初刻从手。後改从木。則耦乃俗字耳。顏師古急就章

注謂耦者木名。因樹以得姓。亦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瑞辰按漢

書谷永傳閭妻驕扇。顏注謂本魯詩。又正義引中候。刻者配姬以放賢。以刻爲姓。今按閭刻皆豔字之同音段

借。說詩者遂妄以爲姓耳。煽字說文玉篇所無。其引詩皆作煽。蓋古毛詩原作煽也。魯詩作扇。卽煽字之消。

豈曰不時。傳時是也。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瑞辰按時當讀爲使民以時之時。下言田卒

汙萊。是奪其民時之證。豈曰不時。言其使民役作不自以爲不時也。

胡爲我作箋。女胡爲役作我。瑞辰按民之力作爲作使

民力作亦為作箋云役作我正以役釋作廣雅役使也
役即古胡為我役即胡為我使也正義云汝何為使我
役字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又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箋
悞矣

曰予不戕箋戕殘也釋文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
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瑞辰按說文臧从臣戕聲藏臧
戕三字古通用易豐自藏也釋文云衆本作戕馬王云
殘也鄭云傷也淮南子說林篇高鳥盡而強弩藏高注
藏猶殘也戕通作臧猶藏通作戕也曰予不戕與上豈
曰不時義相應惟其不自知其役使之不時故亦不自
以為戕民鄭君所見毛詩本作戕故不曰臧當作戕王

肅所見本或作臧亦戕字之段借王肅遂以臧字本義
釋之非也孫毓以鄭為改字惠氏棟又以王為改字竝
非

不慙遺一老箋慙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慙魚覲反

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閭也正義曰說文云慙

有從心也瑞辰按爾雅無慙字古慙與整通左氏昭十

子慙出奔齊公羊經整或作整張參五經文字小爾雅

作整釋文整本作慙敕今皆作勅整願也慙疆也整與慙皆當作慙釋文願也強也二訓

蓋本小爾雅至且也一訓今小爾雅無之蓋今本有脫

逸也願與強以相反為義箋說正取強也之訓凡言且

者多謂姑且如此亦與強義近左氏哀十六年傳曰緝

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杜註憇且也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憇且辭也言緡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玉篇引說文一曰且也廣韻亦曰憇且也是知今本說文一曰甘也甘卽且字形近之譌又按說文憇問也謹敬也从心欸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無肯從心也之訓段玉裁謂正義引當作憇冑也从心憇聲今誤以也字倒於從心之下不成文理耳今按段說是也段又謂說文問者問之誤問者冑之誤今按憇有數義有當从強也且也之訓者此詩及左傳竝云不憇遺一老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憇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王尙

書曰憇亦且也言鈞之將死且使吾君聞勝臧之死而快意也杜以憇爲發語之音於文義未協有當从願也之訓者晉語伯宗妻曰憇庇州犁焉楚語曰吾憇置之于耳韋注竝曰憇願也有當从說也之訓者晉語以憇御人猶云以說御人韋註訓願失之至方言憇傷也楚頴之間謂之憇考說文憇字注楚頴之間謂憂曰憇是知方言憇乃憇字形近之譌傷讀憂傷之傷廣雅憇憂也廣韻憇一曰傷也竝誤以憇爲憇郭璞方言本已誤作憇因引詩不憇遺一老云亦恨傷之言也誤矣左氏文十五年傳兩軍之士皆未憇也杜注憇缺也據說文齧缺齒也左傳釋文憇又魚轄反是知憇乃齧之段借

而說文懋字注亦引春秋傳兩軍之士皆未懋懋與鬻雙聲故得通借非懋之本義也說文欸又讀若銀懋从欸聲故其字與銀通用左氏昭十一年經厥懋公羊經作屈銀是其證也銀間音近故韓詩訓爲間說文間和說而諍也玉篇間和敬貌與說文訓懋爲謹敬義近然非此詩之義

以居徂向箋以往居于向也瑞辰按居者語詞以居徂向猶云以徂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卽言爾徒幾何也我居圉卒荒卽言我圉卒荒也箋訓居徂爲往居失之讒口囂囂箋囂囂衆多貌釋文囂韓詩作螫瑞辰按劉向上封事引詩讒口螫螫正本韓詩說文囂聲也气出

頭上从品頁按品爲衆口而囂从之是有衆多之義說文螫衆口愁也與囂音義相近毛詩囂囂正字韓詩螫螫段借字也至板詩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螫螫也據箋云螫螫然不肖受說文螫不肖人言也此从段本舊作不肖人也有脫廣韻螫不肖語也玉篇螫字注引廣雅云不入人語也埤蒼云不聽也螫卽螫之俗是知板詩囂囂乃螫螫之段借當以螫螫爲正字楚辭九思令尹兮螫螫王逸曰不聽話言而妄語也兼取二義不知妄語是此詩讒口囂囂不聽話言是板詩聽我螫螫二者不得合爲一也爾雅釋訓敖敖傲也郭注傲慢賢者以釋板詩是也釋文云傲舍人本作毀釋云螫螫衆人毀人之貌李

巡與舍人同則誤以爾雅敖敖爲釋此詩不若郭註爲善

樽沓背憎傳樽猶樽樽沓猶沓沓箋樽樽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釋文樽說文作樽云聚也沓本又作啗瑞辰按樽樽音義同左氏僖十五年傳引詩亦作樽說文云樽聚也引詩樽沓背憎又樽聚語也引詩樽沓背憎廣雅樽傳衆也蓋作樽者毛詩作樽者三家詩也朱氏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詩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卽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爲直捷樽沓或作樽諸魏書安定王子傳樽諸朋昏正本此詩悠悠我里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箋里居也瑞辰按釋文

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今閩本明監本毛本傳皆作里居者誤也使傳作里居則箋不煩更言里居矣釋文又云里本或作瘰後人改也考爾雅釋詁瘰病也郭注見詩又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玉篇瘰病也引詩悠悠我瘰又悝憂也悲也疾也廣韻悝憂也引詩悠悠我悝說文無瘰有悝云喎也一曰病也是瘰卽悝也古文多消借故毛詩止作里而訓爲病三家詩蓋有用本字者故或作瘰或作悝雲漢詩云如何里箋里憂也亦以里爲悝之段借此箋訓里爲居非詩義也悝兼憂病兩義此詩亦孔之痲始言病則上句悠悠我里里當訓憂謂因憂而病也說文楚頴之間謂憂曰愁愁與悝里音

義亦相近。憂與思義近。朱彬曰：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是也。

四方有美，傳美餘也。瑞辰按：文選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美，願也。說文：美，貪欲也。廣雅：美，顯欲也。願與願同。願，美有欣喜之義。皇矣詩：無然歆美，美亦歆也。訓美為願，正與憂相對成文。猶我獨不敢休，自言其勞與民莫不逸為對文也。傳訓為餘，未若韓詩訓願為允。

雨無正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瑞辰按：序衆多如雨二句，正釋雨無正名篇之義。董氏讀詩記引韓詩章句曰：雨無政無象也。

政即正也。足證毛韓同義。劉安世謂韓詩以雨無極名篇，而以詩序正字屬下讀，以為正大夫刺幽王，其說不足信。詩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兼刺正大夫之詞。非正大夫刺幽王也。集傳引歐陽公說已駁之矣。

浩浩昇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昇天之德。瑞辰按：詩每借天以刺王，言昇天不駿其德，猶節南山云：不弔昇天，亂靡有定也。故下繼言降喪饑饉，亦謂天降之耳。箋謂王不能繼長昇天之德，失之。

緡天疾威，釋文緡密申反。本或作昇天，非也。正義曰：上有昇天明，此亦昇天。俗本作緡天，誤也。瑞辰按：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从疏作昊天，此詩三章又言如何昇天。

當从正義本作昇天爲是。至小緡首章緡天疾威。此小緡所由名篇。韓詩外傳列女傳引作昊天。蓋誤。說文引春秋傳曰：昇天不憚。今左傳亦作緡天。此二字形近易譌之證。廣雅暴疾也。疾威二字平列。朱子集傳云：疾威猶言暴虐是也。箋云：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釋之曰：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亦非詩義。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胥相鋪徧也。瑞辰按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勲胥之辜。李賢注引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勲胥以痛。勲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

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今按薰勲淪音近通用。淪率音之轉。然以淪胥爲率相。究爲不詞。說文淪一曰沒也。廣雅玉篇竝曰淪沒也。廣雅又曰淪漬也。淪又通隄。說文隄山阜陷也。當从朱子集傳訓淪爲陷。惟胥仍訓相。以淪胥爲陷相。亦爲不詞。當以胥爲湑之消借。玉篇湑溢也。小爾雅溢沒也。說文沒湛也。淪胥猶言湛休。湛淪謂人之全陷。休于罪。如全沒入于水也。鋪者痛之段借。當从韓詩作痛。訓爲病。皆淪沒于罪。以至於病也。小緡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抑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兩無字皆爲發聲。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猶此詩淪胥以痛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且爲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漢時男女從坐入官爲奴及殺傷人所用兵器入官者通謂之没入溺入皆此詩淪胥之類也惠氏棟讀韓詩薰爲闐胥爲胥靡亦非以淪胥爲刑罪之名則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承泉流言爲不可通矣胥靡之胥當爲頽字之段借說文頽絆前兩足也廣雅頽絆也靡與縻通說文縻牛轡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而墨子曰傳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帶索卽胥靡之謂荀子楊倞注胥靡係也是已應劭漢書注引詩淪胥以證胥靡失之周宗既滅箋周宗鎬京也瑞辰按周宗與宗周有別書序武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正義曰在於宗

周鎬京正月詩赫赫宗周箋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卽宮於宗周鄭注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至昭九年左傳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昭二十四年左傳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宗周皆指王室言之宗周亦曰宗國晉語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既卑猶云王室既卑宗國猶言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杜注周宗諸姬也穆天子傳云赤烏氏先出自周宗郭注與周同始祖是周宗皆謂與周同姓者耳詩不得言周之同姓既滅鎬京邦畿惟民所止宗周滅故言靡所止矣詩周宗當爲宗周

傳寫誤倒。昭十六年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既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蓋鄭君箋詩時所見毛詩尚作宗周，故解與正月詩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者，後人因經誤作周宗而併改之也。正義言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誤矣。朱子集傳惟據誤本作周宗，遂以宗爲族姓，謂將有易姓之變，不知周宗實宗周之諤。又按節南山諸詩序皆以爲刺幽王，而節南山詩曰：國既卒斬，正月詩曰：褒似滅之。此詩云：宗周既滅，皆已然之詞。是知刺幽王者皆後人追刺之也。節南山正義引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謂作在平王之世，而上刺幽王，其說是也。或遂以爲刺平王，則非。

正大夫離居，箋正長也。瑞辰按周官大宰建其正，鄭注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註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是正爲天子六官之長。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時僭立六卿爲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有庶正，有大正，庶官之長爲庶正。雲漢詩：鞠哉庶正，是也。六卿之長爲大正。左傳子爲大政，政卽正也。詩言正大夫，蓋天子之大正也。

莫知我勤，傳勤勞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莫知我肄。杜注：肄勞也。肄者勤之同音，段借字說文：勤勞也。肄習也。肄之本義自爲習耳。谷風詩

既貽我肄傳肄勞也亦段肆爲勤

三事大夫瑞辰按古以三公司天地人爲三事白虎通

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也此箋

以三事爲三公之義周書立政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

三事某氏傳曰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蓋

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之又白虎通曰諸侯有

三卿分三事也是諸侯三卿亦稱三事猶天子六卿稱

六事耳

莫冒朝夕箋不冒晨夜朝暮省王也瑞辰按朝夕與夙

夜對言周語夙夜敬也朝夕義亦爲敬古者天子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致敬於日月爲朝夕致敬於天子亦爲

朝夕其義一也又魯語曰夫器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左

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日子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

見君爲朝夕又成十二年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謂

朝朝於君而不夕見也故箋言朝夕謂朝暮省王非乏

言朝夕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傳戎兵遂安也箋兵成而不退謂

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

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瑞辰按玉篇廣韻竝云遂進

也說文旛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允者執之段

借今部執進也引易執升大吉是旛亦取進義詩以遂

與退對言朱子集傳引易不能退不能遂訓遂爲進較

傳箋爲確。惟以不退爲王之爲惡，不退不遂爲王之爲善。不遂似非詩義。今按戎成不退，外患熾而敵勢強也。饑成不遂，內災起而兵力弱也。不退卽指敵言，不遂指周民言爲允。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箋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瑞辰按說文从相聽也。廣雅聽從也。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作順祀。說文睽目不相聽也。段玉裁曰：聽猶順也。聽有順從之義。聽言對譖言而言，正謂順從之言。廣韻譖毀也。毀猶謗也。古以諫言爲誹謗，故堯有誹謗之木，譖言卽諫言也。詩承上莫有用訊，訊讀如諄。韓詩

諄諫也。言凡百君子，所以莫有直諫，蓋以王好順從而惡諫。譖聞順從之言，則答而進之；聞譖毀之言，則退而不答。聽言言答，則進之可知；譖言言退，則不答可知。互文以見義。傳謂以言進退人者，義蓋如此。桑柔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誦言謂諷諫之言，如醉謂不好聽之義。與此同。箋以答爲距而違之，非詩義也。朱子集傳以爲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有盡言，譖言及已，則退而離居，亦非詩義。聽言譖言，皆謂臣之進言於王者。答與退則在王耳。下章哀哉不能言，卽承上譖言言之。朱子集傳云：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是也。苛矣能言，卽承上聽言言之。集傳云：佞人之言。

當世所謂能言者是也。不能言者因退之而並加以罪戾。故其身困瘁。能言者由答之而遂加以爵祿。故其身處於安也。答新序漢書皆引作對。廣雅對富也。富即荅字。說文荅小未也。今通借爲酬荅之荅。對與荅雙聲。故對字可借作荅。古荅字又借作合。爾雅合對也。合即荅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註合猶荅也。是也。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瑞辰按上文既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得訓爲出言。朱彬謂出當讀爲屈。與緇方與上下文相貫。今按說文痼病也。出當即痼之消借。言匪舌是病。維躬是病也。說文正文無瘁字。惟萃

字注云。讀若瘁。又曰悴憂也。讀與易萃卦同。瘁當即悴之或體。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箋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云字皆臣荅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即云不可從。此左傳所云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可。據亦曰可也。正義不知箋本以從釋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悞。

謂爾遷于王都傳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瑞辰按廣雅謂使也謂爾遷于王都即使爾遷于王都也據下言昔爾出居則遷即使其還居王都耳

鼠思泣血傳無聲曰泣血正義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如血出是也瑞辰按說苑權謀篇曰下蔡成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是泣而淚盡真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為泣血又易屯上六爻辭泣血漣如九家及虞注泣云血流出目不得如正義言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謂以血為喻也又按說文無淚

字據說文云無聲出涕者曰泣而詩正義引說文云泣無聲出淚也淚蓋即涕字之俗又說文涕泣也段玉裁以泣也二字為轉寫之誤當作目液也蓋據上文淚鼻液也汗身液也故知涕當為目液與上文為一例

小緡

謀猷回適傳回邪適辟也釋文適韓詩作馱僻也瑞辰按說文囊裘也裘裘也回即囊之段借故傳訓為邪大明詩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亦囊之借字韋回同聲故通用書靜言庸違吳陸抗傳引作靜譖庸回是其類也若回之本義自為轉耳文選注十四引韓詩作謀猷回次古適讀如穴故通作馱與沈猶毛詩馱彼晨風韓詩

作鷓也。古邪僻字，正作辟。又通作避。說文通回辟也。回辟，卽回僻也。僻者偏也。說文：辟，仄也。仄，側傾也。辟，仄皆謂邪也。

滄滄，訛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瑞辰按：爾雅：翁，訛訛，莫供職也。郭注：賢者陵替，姦黨熾。昔公，卹私曠職事。毛傳：義本爾雅。方言：翁，熾也。廣雅：同。又曰：翁，熾也。說文：翁，起也。義竝相近。楊雄《甘泉賦》：翁赫習霍。李善注：翁，赫盛貌。傳云：滄滄然，患其上。蓋讀滄滄如翁赫之翁。郭注：爾雅：姦黨熾。正釋翁翁二字。與詩正義云：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詞異而義同。訛，或作訾。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緡》詩：臯臯訛訛。

傳：訛，窳不供事也。說文：訾，窳也。窳，嬾也。則毛傳蓋讀訛如窳。訾之訾，荀子修身篇引詩：嗚嗚訾訾。毛公受詩於荀卿，故其釋訛訛與荀同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引詩：歛歛訛訛。六句爲證。其說蓋本韓詩以歛歛爲小人互相是，而以訛訛爲背君子。蓋讀歛歛如翁合之翁，而讀訛如訾毀之訾。朱子集傳云：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義與劉向說畧同。

不我告，猶傳猶道也。箋：猶圖也。瑞辰按：猶，繇古同聲。猶當爲繇字之段借。謂繇詞卽箋所云占繇不中也。箋訓猶爲圖者，或古繇詞亦取猶圖之義。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就集一聲之轉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克通殷就大命是集就通用之證傳訓集爲就者正以集爲就之段借卽讀集音如就也或以集爲不協者誤如匪行邁謀箋匪非也。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廣雅匪彼也如匪行邁謀王尚書云謂與如彼築室于道謀雨無正如彼行邁句法同是也箋訓匪爲非失之匪大猷是經傳經常也箋不循大道之常。瑞辰按經朱彬謂當訓行是也孟子經德不回趙注經行也匪大猷是經猶云匪大道是遵循耳遵循皆行也若常亦爲行故庸爲常亦爲行然云匪大猷是常則不詞故箋必增

其文以釋之云不循大道之常其義始明不知經卽行也循也經文原自明顯自傳訓爲常義始迂曲耳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爭言之異者。瑞辰按爭當讀如道途不爭險易之利之爭爭謂爭取其言也說文爭引也从受厂是爭之本義原謂引之使歸於己引有援據之義是爭與是聽義正相近又按說文埤治也廣韻埤魯城北門池也公羊傳作爭治土謂之埤則治言亦得謂之爭矣又廣雅釋詁埤善也埤靜埤古竝通用埤靜皆善也爭或卽埤字之省謂維邇言是善也傳謂在下者爭爲邇言與是聽屬上義不貫箋讀爭如爭辨之爭亦非詩義

是用不潰于成傳潰遂也瑞辰按潰卽遂之段借潰遂古聲近通用遂借作潰猶角弓詩莫肯下遺荀子引作隧說文燧或作燧从遺也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箋靡無止禮也瑞辰按傳以靡止爲小則止宜訓大矣抑詩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爾雅睚大也釋文睚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也止與至同義至爲大則止亦爲大矣下言民雖靡靡韓詩作靡腓猶無幾何腓靡一聲之轉爾雅靡大也字通作靡韓詩以靡腓爲無幾何是亦以腓爲大也靡靡猶言靡止王肅述毛訓靡爲大言無大有人得之箋訓止爲禮靡爲法蓋讀靡如模釋文徐云鄭音模是也

義與傳異孔疏釋毛以爲民雖無法是誤以箋義爲傳義矣傳不言憚大者以其義已著於巧言篇耳巧言篇也憚卽憚也憚卽憚也

或聖或否傳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箋猶有通聖者有賢者瑞辰按此詩所言聖否與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文法相類彼對賢者言之故識小爲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爲賢者耳

或肅或艾傳艾治也瑞辰按艾者燧之段借說文燧治也引虞書有能俾燧今書滔作艾故又段借作艾不敢馮河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瑞辰按馮者泐之段借說文泐無舟渡河也泐通作馮猶百朋作百馮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鵲鵲。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瑞辰按爾雅鵲鵲與屈通。說文屈無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鵲鵲蓋以短屈得名。宛屈義同。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蓋鵲鵲短尾之貌。短小義近。故傳以宛為小貌。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欲其窻也。鄭司農註。窻小孔貌。窻與宛義亦同。陸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班鳩蓋非今俗所稱班鳩。或鵲鵲一名班鳩耳。呂氏春秋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誘注。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

也。高注淮南時則訓亦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雲中者。是也。是鳴鳩實能高飛。詩蓋以鳴鳩短尾似難高舉。而翰飛可以戾天。以興人主當勉于為善。傳謂以鳩飛不可戾天為興。非詩義也。戾者厲之段借。文選卷一李善注引韓詩作翰飛厲天。云厲附也。厲天猶俗云摩天耳。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明發者夜地而聞。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瑞辰按汪中經義知新記曰。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曰。君夜發

不可以朝發皆醒也。今按楚詞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
些。王逸注：不廢，或曰不發。發亦醒也。王逸訓為旦，非也。
因考廣雅釋詁：發明也。又曰：明覺發也。是明發二字同。
義：醉而醒為發，夜醒不寐亦得為發。因知此詩明發不
寐，明發皆醒也。卽謂醒而不寐也。邶相舟詩：耿耿不寐。
廣雅釋詁：耿明也。耿耿亦醒而不寐之兒。與此詩言明
發不寐正同。毛傳以明發為發，夕至旦，失其義矣。如以
明發為天將開發之時，則更在古人鷄鳴而起之後，不
寐固其常事，何足見其憂懷之甚乎。

人之齊聖，傳齊正也。箋中正，通知之人。瑞辰按：王尚書

曰：齊聖聰明睿知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

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引大戴禮作獻
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尚書又
曰：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引尚書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
齊疾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
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
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
毛以齊為正。杜以齊為肅，又以為中，皆未當也。漢泰山
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今按王
說是也。凡人昏則遲鈍，明則敏捷，故齊為疾，又為明智
之稱。皇侃論語疏引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古

人名字相配。叔齊名智而字齊。正以齊有明智之義。又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非可齊而一之。齊者明也。謂察璣衡以明七政也。尚書大傳訓爲中。孔疏訓爲整。失之。禮運以齊上下。上下非可齊等。齊亦明也。以齊上下。猶云以明貴賤也。蓋自後儒不知齊有明義。而經傳之失其訓者夥矣。

飲酒溫克。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曰。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釋文溫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瑞辰按古蘊藉字。皆借作溫。內則柔色以

溫之。鄭註溫藉也。正義曰。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註皆爲溫藉。重禮也。正義引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纏裹承藉。君子亦有威儀。擯相以自承藉。釋文溫紆運反。是古蘊藉字。作溫之證。溫尉雙聲。故溫藉又作尉薦。漢書趙廣漢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卽溫藉也。溫藉本承薦之義。人之飲酒。必有威儀。以自承藉。故曰溫克。王讀溫如字。未若鄭訓溫藉爲允。

彼昏不知。傳童昏無知之人。瑞辰按昏者。愾之假借。說文愾不僚也。僚慧也。說文歺字注。又曰。亂或爲愾。或卽

惑也。箋童昏亦僮之段借。廣雅僮癡也。

壹醉曰富。傳醉而曰富矣。箋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

淫自恣以財驕人。瑞辰按壹爲語詞與大學壹是皆以

修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年問壹使足

以成文理爲一類。故傳但云醉而曰富矣。不釋經文壹

字。富之言畀也。說文畀滿也。讀若伏。畀通作偪。方言偪

滿也。又作偪。廣雅偪滿也。醉則曰自盈滿。正與溫克相

反。箋乃謂以財驕人。讀富如富貴之富。失之。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

得之。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瑞辰

按菽古作尗。說文尗豆也。尗象豆生之形。古者大小豆

通名。菽楊泉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是也。而采菽箋

及此詩正義竝專以菽爲大豆者。說文荅小尗也。廣雅

亦曰小豆荅也。蓋自小豆別名荅。而大豆遂專菽之名

矣。戰國策言韓地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對豆言

是爲豆葉。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鄭註藿豆葉是也。

藿說文作藿。尗之少也。據文選李善註。引說文藿豆之

葉也。則知今本作尗之少者誤也。詩但言菽。傳知其不

爲豆而爲藿者。蓋因豆皆有主。惟葉任人采。其主不禁

詩言庶民采之。故知所采必藿葉也。程瑤田九穀考云。

聞之山西人言。秋間采豆葉以爲禦冬之菜。蓋任人采

之。其主不與聞也。殆猶沿古風耳。據此可釋毛傳訓豆

爲藿之義傳又云力采者則得之皆以采豆葉爲俗所不禁非謂菽生原中皆無主也箋乃謂藿無常主以喻王位無常家失傳悞矣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

瑞辰

按螟蛉說文作螟蠃蜾蠃說文作蜾蠃螟蛉蜾蠃

蒲盧皆疊韻字說文蜾蠃蒲盧細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雌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从虫爵聲蜾或从果是蜾卽蜾字之或體過果古同聲爵讀若過故蜾从之得聲讀與蜾同爾雅果蠃蒲盧郭註卽細腰蠃也俗呼爲蜾蠃方言蠶燕趙之間謂之蠃蠃其小者謂

之蜾蠃列子純雄其名穉蜂蜾蠃蓋穉蜂細小之貌是故穉蜂曰蜾蠃小鳥亦謂之果蠃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蠃廣雅作果蠃是也瓜之成實曰果蠃爾雅果蠃之實括樓是也禾之成實細若珠璣者曰穉亦曰果蠃呂氏春秋高誘註穉禾穗果蠃是也蜾蠃蒲盧又取變化之義蒲盧能化桑蟲名爲果蠃桃蟲生鵬亦名果蠃廣雅果蠃工雀也是也果蠃謂之蒲盧雉化爲蜚亦名蒲盧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蜚蜚者蒲盧也廣雅蜚蜚蒲盧也是也蒲盧之聲轉爲蒲蠃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是也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亦曰蒲盧果蠃土蜂也蓋喻爲政變化

之速與詩之取譬正同負之言字也凡物之卵化者曰
孚其化生者亦得曰孚夏小正正月雞桴粥傳桴姬伏
也說文字卵孚也通俗文卵化曰孚廣雅孚育竝曰生
也負之卽孚育之非謂負持之也白虎通諸侯曰負子
子民也言憂民而復子之也負復義近有覆育之義夏
正正月魚上負冰傳曰負冰也者謂解蠶也案負亦孚
之段借廣雅耗解也廣韻耗毛解也孚有解義故傳謂
負冰爲解蠶魚本蟄於冰中至是解冰而出曰負冰或謂魚在冰下若背負然失之傳訓負爲持
者持蓋恃字形近之譌蓼莪詩無母何恃韓詩恃負也
說文廣雅竝曰負恃也負恃亦養育之義故傳訓負爲
恃負之猶育之也鄭君箋詩時傳已誤恃爲持遂以爲
負持而去失其義矣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爲言視睇也瑞辰按說文
題額也傳訓視者蓋以題爲題字之段借說文題顯也
段玉裁曰廣雅題視也玉篇題視也顯也廣韻十二齊
當作羸視十二齊竝云題視也義與睇近東都賦弦不睇禽說文
睇迎視也又通作提大學顧提天之明命鄭註提或爲
題小爾雅題視也題亦題之借字其音義與睇異說文
睇小袞視也鄭注周易亦曰旁視曰睇箋謂題同睇非
傳義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箋竊脂
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瑞辰
按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

膏因名云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是以竊脂爲竊脂膏蓋漢人相傳之舊說孔穎達左傳
疏以竊脂爲淺白色與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
棘扈竊丹爲一類邵晉涵爾雅正義駁之今按孔說是
也夏扈秋扈冬扈棘扈於五色得其四而無白脂卽白
詩所云膚如凝脂者正言白也竊脂爲淺白無疑詩意
以桑扈之率場啄粟爲有以自活與填寡之身罹岸獄
爲失其所箋乃以啄粟爲失其性非詩義也

哀我填寡傳填盡也箋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瑞辰
按爾雅釋詁殄盡也瞻卽詩邦國殄瘁傳亦云殄盡也
知此傳訓填爲盡者正以填爲殄之段借釋文引韓詩

填作疹云疹苦也疹卽籀文疹字說文疹唇瘍也籀文
作疹廣雅疹創也瘍創皆病也說文瘡病也雲漢詩胡
寧瘡我以旱箋瘡病也韓詩亦作疹是填瘡殄疹古竝
通用箋訓填爲窮盡與韓詩訓疹爲苦義正相近廣雅
苦窮也窮貧也盡之爲窮又爲貧猶空之爲盡又爲貧
匱也貧與病義亦相近越語疾疹貧病說文疚貧病也
是也毛傳訓填與殄爲盡或疑不若訓病爲善今按古
盡字亦有病義北山詩或盡瘁事國瘁爲病盡亦爲病
昭七年傳引作憔悴憔悴皆病也哀公問荒怠敖慢固
民是盡卽固民是病也爾雅卒殄同訓盡而詩言予口
卒瘁稼穡卒瘁下民卒瘁以卒與瘁瘁瘁平列瘁瘁瘁

皆病卒亦病也。知卒爲盡，又爲病，則無疑於盡之爲窮。又爲病矣，單獨爲寡，少財亦爲寡。易君子以裒多益寡，多謂富，寡卽貧也。箋訓寡爲寡財，則填寡猶云貧病，正與扈之啄粟得食相反。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箋仍得曰宜，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瑞辰按爾雅釋邛，望厓洒而高岸，說文岸水厓洒而高者，此傳訓岸爲訟者，以岸爲犴字之段借。釋文引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其本字也。說文犴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又周禮射豨侯，註引詩宜豨宜獄，竝从韓詩獄从二犬象，所以守犴爲野犬，亦善守，故獄又謂之犴，犴本

爲獄，又訓爲訟，猶獄亦得訓訟也。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故箋以仍字釋之。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說文仍，因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說文仍，因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蓋作仍得曰且。箋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且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說文鹽鐵論引詩皆誤作宜，賴有箋說可證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唐時經與箋均已譌，且爲宜，正義因釋之曰在

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誤矣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箋自從穀生也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瑞辰按握粟出卜有

二義一謂以粟祀神說文禘祭具也繫傳曰楚辭懷椒

精而要之精祭神之精米也故字从米祭神故从示南

山經精用稌米淮南說山篇巫用精藉郭璞高誘註竝

曰精祭神之米名是也一謂以粟酬卜說文貞卜問也

从卜貝以為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云古者求卜必用

貝握粟其至微者也說文又曰齋財卜問為貶从貝疋

聲讀若所正與精之讀所者同山海經郭注精今江東音所是也今

按二義本自相通蓋始用精米以享神繼即以之酬卜

故墨子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也莊子人間世

亦曰鼓箴播精足以食卜人史記日者列傳曰夫卜而

有不審不見奪精蓋言卜雖不中其祀神之米已付卜

者不復奪之也粟與精通稱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

筮者屢中猶左傳云卜之不吉筮之吉非以粟為粗異

於精為精也惠氏棟言詩以貧者不得精鑿之卜貞於

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於豬肩羊膊非詩義也爾

雅穀善也廣雅吉善也自何能穀猶云從何能得吉卜

耳箋訓穀為生失之惠氏云雖得吉卜安得為善亦非

小弁

弁彼鸞斯傳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瑞辰按說文

昇喜樂兒傳以弁爲昇之段借故訓爲樂弁音同盤釋
詁詩序竝曰般樂也般亦昇之段借朱子集傳弁飛拊
翼貌則讀弁如拊飛維鳥之拊今按毛傳是也下云歸
飛提提始爲飛貌則上弁彼鸞斯宜指樂言且與下我
獨于罹正爲憂樂相反小弁漢書杜欽傳引作小卞卞
卽弁之變文猶拊舞之忭卽拊字之變也爾雅釋鳥鸞
斯鷦居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又燕鳥白脰鳥
郭注脰頸小爾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
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又曰雅
烏鸞也是皆以雅烏爲鸞據爾雅又曰與鷦鷯郭注未
詳釋文與孫樊本作鸞玉篇鸞頸鷦鷯爲白義讀與詩

有女如荼同頸鷦卽爲頸白也則鸞當爲燕鳥禽經云
燕鳥反哺白頸不祥是白鷦爲不孝鳥詩故以起興蓋
以鳥之不孝者猶得羣聚而歸飛今宜白獨以無辜而
見放此小弁之所以爲怨也

歸飛提提傳提提羣貌正義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
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本並無飛字瑞辰
按正義引或本作羣飛貌是也魏都賦羝羝精衛李善
注羝羝飛貌也說文羝翼也或作羝廣韻羝羝飛貌羝
羝同字提提卽羝羝之段借承歸飛言之其爲飛兒無
疑

踧踧周道傳踧踧平易也瑞辰按說文踧行平易也引

詩踧踧周道義本毛詩說文又曰袖行袖袖也音義與
踧踧同至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儵儵當从樊
光本作攸攸或以儵儵爲此詩踧踧之異文者非也
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釋文擣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疖
除又反義同瑞辰按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
爲疖高誘注疖跳動也說文疖心腹病也一本作小从
腹痛也疖
疖肘省聲讀若紂廣雅疖病也玉篇廣韻竝云疖心腹
疾也擣同是疖擣同字毛詩作擣乃疖及擣之段借正
義引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釋文以爲似物擣心失之
又按爾雅逐病也古逐讀如胄與疖同音逐亦疖字之
段借

疾如疾首箋疾猶病也釋文疾勑覲反又作疹同瑞辰
按說文疾熱病也从火从疖詩蓋借以爲煩熱之稱如
疾首始言病是不以疾爲病也小宛釋文引韓詩疹苦
也疾與疹同耳疾首謂頭痛頭痛多煩熱故疾疾似之
成十三年左傳斯用是痛心疾首以疾首與痛心對文
則疾首猶言首疾耳又按疹爲疹字籀文釋文言疾本
作疹者同音段借字又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恒存乎疾疾下言孤臣孽子趙註此卽人之疾疾是疾
疾爲孤危之稱與宜曰之遭放逐者正相類故詩以疾
疾自喻其憂或疑孟子所云疾疾卽本此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瑞

辰按甘棠美召伯思其人因愛其樹也桑梓懷父母觀其樹因思其人也故上言必恭敬止下卽繼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記所云見似目瞿也至後世以桑梓爲故里之稱崔應樞曰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後人相沿遂以桑梓爲故里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脩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今按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其義仍本毛傳以桑梓爲父母所樹故有永世克孝之文而父母樹桑梓必在鄉里所居之宅此又可以義推故通以爲鄉里之稱後漢書宣秉傳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注引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正以桑梓爲父母之國

我辰安在傳辰時也箋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引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瑞辰按左氏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又周禮大宗伯注星謂五緯疏辰卽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所值之辰故日月所會爲辰二十八宿亦爲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

荏葦淠淠傳淠淠衆也瑞辰按廣雅淠淠茂也說文米草木盛米米然讀若輩淠淠當爲米米之段借又甯草木甯字之兒从米甯聲淠又與甯字義亦近又淠葳聲近而義同說文葳草葉多淠淠猶葳葳也葳葳或作施施生民詩荏菽施施廣雅芾芾茂也義竝與淠淠同維足伎伎傳伎伎舒貌箋伎伎然舒者畱其羣也瑞辰按說文蚊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蚊傳蓋以伎伎爲蚊蚊之段借故訓爲舒但據釋文伎本又作跂白帖引詩正作維足跂跂漢書東方朔傳跂跂呱呱善緣壁淮南子高注跂跂行也又通作越說文越一曰行兒玉篇越越鹿走也又曰行貌廣雅越越行也又通作歧字林

歧歧飛行貌是伎伎實速行之貌爾雅鹿其迹速說文速疾也大戴夏小正鹿人從傳云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與麗通越與之疊韻善之即善走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皆鹿羣萃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蓋言鹿善從其羣見前有鹿則飛行以奔之與雉不其雌取與正同徐璈謂伎伎即奔兒與余說合傳訓爲舒貌失之

雉之朝雉箋雉雉鳴也瑞辰按雉與响通史記殷本紀正義引詩雉之朝响說文雉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按說文以雉爲雄雉鳴者特以詩云尙求其雌而系諸雄猶搗風有鷺雉鳴亦以下言求牡而系諸雌

也其實雉鳴通得稱雉鄭注月令及箋詩竝曰雉雉鳴也。不別雌雄是也。潘安仁賦雉鷩鷩而朝雉亦渾言之。顏延年顏之推竝以潘爲誤用失之迂矣。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癭也謂傷病也箋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瑞辰按

爾雅釋木癭木苻婁郭注謂木病疋偃癭腫無枝條說文癭病也引詩譬彼癭木一曰腫旁出也考工記旁不

腫注腫癭也木癭腫卽是內病毛傳謂傷病者常卽指癭腫言說文及樊光爾雅注引詩作癭木者蓋从三家

詩用本字毛詩則以壞爲癭字之段借壞癭雙聲故通用猶秋官三槐注槐之言懷亦取雙聲爲義也段玉裁

疑今毛傳壞癭二字互譌昧古文段借之惜矣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箋相視投掩也視彼人將掩兔尙有先歐走之者瑞辰按投度雙聲投之言度也蘇詩度

箋度猶投也說文敷閉也或作劇廣雅坡塞也字通作杜賈遠左傳注杜塞也凡兔皆自作徑途人張罝以掩

覆之必塞其路故箋謂投兔卽掩兔朱子集傳以投兔爲投人之兔非也廣雅先始也義與開近禮記有開必

先先卽所以開之也開創謂之先開放亦謂之先先之卽開其所塞也先字从儿之會意說文之出也出之亦

開之也箋以爲先驅走之集傳以爲先脫之皆由不知先卽爲開故必增成其義以釋之耳

伐木倚矣。傳伐木者倚其巔。瑞辰按說文倚偏引也字通作倚左傳辟如捕鹿晉人逐之諸戎倚之杜註謂倚其足也釋文倚從後牽也又通作倚七月詩倚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倚倚者倚之借字今伐木者懼其猝踣其木杪多用繩以牽曳之即伐木倚巔之遺制。

析薪地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瑞辰按地唐石經作地張參五經文字地字今本作地誤註云又音禩見詩小雅玉篇引詩亦作地說文有地無地今本作地者誤地之言迤也謂隨木理之衰迤而析之也說文透迤衰去兒又曰迤衰行也衰行謂之迤衰斫謂之地其義一也地即迤之借字字通作施孟子趙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亦曰

地者施也。此詩又以為漸相施及則非其義。說文槎衰斫也。槎與地亦音近而義同。

君子無易由言。箋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瑞辰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由古通用抑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此詩無易由言正當與之同義戒君子無易於言也梁周興嗣千字文曰易輶攸畏耳屬垣牆義本此詩三家詩當有作無易輶言者亦由之同聲假借猶繇之借作猷也。

巧言

亂如此。懣傳懣大也。瑞辰按懣者懣之段借爾雅釋詁懣大也郭註引詩亂如此懣說文懣覆也覆與大義正

相成爾雅釋言。慙傲也。傲者大義之引伸字。亦以作慙。爲正。唐石經相臺本竝作慙。用本字。明監本毛本作慙者。段借字。若慙之本義。則方言說文竝訓爲愛。下文昇天太慙。亦慙之借字。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瑞辰按僭从傳。訓數爲允。據釋文云。僭毛側蔭反。傳蓋以僭爲譖之段借。說文譖。愬也。譖。譖也。愬。數義近。數當讀如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僭負羈之數。謂數其過而愬之也。焦循讀數如事君數之數失之。涵亦从傳。訓容爲允。謂言未信而姑容之也。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減者咸。

之段借。章句訓爲減少失之。又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詩譖始既涵。是僭卽譖之證。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瑞辰按祉與怒相對成文。从朱子集傳。訓喜爲是。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正訓祉爲喜。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禔福也。又曰禔喜也。郭註有福卽喜。祉之爲福。又爲喜者。猶禔之訓福。又訓喜耳。爾雅又曰。禧福也。禧亦通作喜。莊子讓玉篇。時祀謹敬而不祈喜。祈喜卽祈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

亂是用餽傳餽進也。瑞辰按說文無餽有啖云啖噍啖也。一曰噉玉篇廣韻皆正作噉云啖同是噉啖一字餽蓋亦啖字之別體爾雅釋詁餽進也龍龕手鑑引舊註云餽甘之進也荀子王霸篇啖啖常欲人之有註啖啖并吞之貌是啖本甘食貪噉之貌引伸其義爲進詩亂是用餽正承上盜言孔甘言之故以啖食爲喻耳釋文飲沈音談啖談雙聲沈重蓋亦讀餽爲啖表記釋文引詩徐本作亂是用鹽蓋本三家詩

匪其止共維王之印箋印病也小人好爲纒諂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瑞辰按釋文共音恭本又作恭韓詩外傳引詩正作匪其止恭止共二字平列與詩言靖

共敬恭虔共句法正同荀子不苟篇曰見由則恭而止楊倞註止禮也止共謂止而恭猶荀子言恭而止也詩言長亂之時羣臣非其止恭適足爲王病耳禮記鄭注言臣不止于恭敬失之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條條秩秩智也此傳義所本釋訓又曰秩秩清也義與知近字通作戢說文戢大也从大戠聲讀若詩戢戢大猷古秩程同聲通用堯典平秩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廣雅秩程也是其類也說文趨走也从走戠聲讀若詩威儀秩秩亦秩程同聲之證秩秩與大猷連文卽狀其猷之大兒猶商有秩斯祐祐爲大福秩亦大兒也

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如字。又作漠同。木又作謨。爾雅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瑞辰按說文謨議謀也。毛傳謂莫卽謨之消借。漢書注引詩秩秩大綵。聖人謨之。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曹大家注。謨謀也。正用此詩。蓋皆本韓詩也。據釋詁。謨僞也。邵晉涵讀僞爲作爲之爲。爲與行同義。則莫謨皆當訓爲與。上言君子作之同義。廣雅莫漠也。又以莫爲漠之借字。爾雅釋言漠察清也。郭注皆清明。漠與謨義亦相成。

予付度之。

瑞辰

按說文無付字。付度卽剗之。段借說

文剗切也。剗判也。廣雅剗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剗節度。付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註。上環頭。付也。釋文付本又作剗。切也是。付卽爲剗之證。古亦消作寸。此詩釋文付本又作寸。漢書律志。寸者付也是也。爾雅木謂之剗。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剗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卽爲剗之證。

躍躡兔免。傳兔免狡兔也。

瑞辰

按蒼頡解詁曰。兔免大

免也。說文兔免狡兔也。免之駿者。从毘兔。駿亦大也。廣雅狡健也。義與大近。傳訓兔免爲狡兔。蓋亦以爲大兔。兔免。從毘兔。說文毘兔。青兔而大。故兔亦爲大兔。許君旣从毛傳訓狡兔。又云兔之駿者。恐人誤以狡爲狡猾也。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狡兔亦謂大兔。正義謂大兔必狡猾失之。躍躡韓詩作趨。趨云趨趨往來。

之貌。易林狡兔趨趨，犬良逐咋。正本韓詩。

遇犬獲之。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非犬名，故王肅云：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盧氏文弼曰：讀作愚，蓋是鄭義，不得以為非。焦氏循曰：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為非者，非鄭而是毛也。瑞辰按：遇犬，蓋田犬之名。鄭以為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馴犬猶言良犬，是鄭未嘗讀遇為愚。故釋文以世讀愚為非，非以鄭為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為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獒，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獒，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即虞之段借。故鄭知其為犬之馴者，又以為田犬也。虞吾古同音。

騶虞山海經墨子並作騶吾

虞之借作遇，猶梧丘之訓為遇丘也。爾雅

當途梧即舊疏梧言遇也。當道有邱者相遇然。

又尸子五尺犬為猶，猶與遇亦

雙聲。正義昧於古字通借，故謂遇非犬名耳。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焦循以為毛義亦非也。曾釗曰：遇與麇對，傳以狡訓麇，則遇即愚之段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麇，愚樸漏之間，是麇與愚古恒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此言君子樹善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瑞辰按：荏染二

字雙聲。荏者集之段借。說文集弱貌。又與恹同。廣雅恹
集竝云柔也。又曰恹弱也。染者母之段借。說文母毛母
母也。段玉裁曰。母母者柔弱下垂之貌。說文又曰母弱
長貌。亦从母會意。傳以柔木爲椅桐梓漆。而箋以善木
申釋之。蓋讀柔如柔嘉維則之柔。柔卽善也。非乏言柔
弱之木。

君子樹之。瑞辰按樹者封之段借。說文封立也。又讀與
佶豎同。說文佶立也。讀若樹。又曰豎立也。鄉射禮君國
中射則皮樹中。註今文皮樹爲繁豎。是樹豎通用之證。
廣雅樹立也。亦段借字。樹之謂植立之也。
往來行言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

此亦可。是之謂行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行言也。郭注今
江東通謂語爲行。是行言二字平列而同義。猶云語言
耳。箋以往來皆可行爲行言。失之。

蛇蛇碩言。傳蛇蛇淺意也。箋碩大也。瑞辰按蛇蛇卽訑
訑之段借。孟子則人將曰訑訑。趙註訑訑者自足其智
不嗜善言之貌。音義引張氏曰。訑訑蓋言辭不正。欺罔
于人。自誇大之貌。廣雅訑欺也。玉篇訑詭言也。燕策寡
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以訑爲詭言欺人。重言之則曰
訑訑。古也。與宅通。說文沅州謂欺曰訑。訑卽訑也。字亦
作蚘。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引詩蚘蚘碩言。蚘蚘蓋
大言欺世之貌。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瑞辰按拳者捲之段借說文捲氣
執也。引國語曰有捲勇捲或作攃。盧令箋鬢當爲攃。毛
作權係攃勇壯也。據張參五經文字權字註云從手者
古拳握字是攃亦拳字之異體。捲攃聲同則義亦同。猶
說文訓攃爲弓曲正與拳曲字音義同也。又按說文異
大貌从大盪聲或曰拳勇字是捲勇字古又作異說文
盪讀若書卷之卷捲从卷聲與盪讀同故或通用。韋昭
注國語曰大勇曰拳亦與異訓大貌義合。捲亦爲勇古
人不嫌語複猶之無罪無辜辜亦爲罪耳。
職爲亂階箋職主也。瑞辰按識古通用。荀子若天之
識卽大戴禮若天職當訓爲適猶識之訓爲適也。成十
之司莫之能職職當訓爲適猶識之訓爲適也。六年

左傳識見不穀而趨王觀察曰言適見不穀而趨也晉語作屬見不穀而趨韋注曰屬適也適祇也
言祇爲亂階耳。

既微且癩傳胥瘍爲微腫足爲癩。瑞辰按爾雅胥瘍爲
微腫足爲癩傳義所本。相臺本毛本傳均作胥瘍爲微
是也。釋文瘍本或作傷蓋形近之譌。爾雅釋文云微字
書作癢三倉云足創字有脫誤據廣韻引三倉云癢足
上創蓋謂足以上之創與爾雅胥瘍爲微正合。邵氏晉
涵謂三倉不辨胥之所在誤矣。說文瘡脛氣足腫引詩
既微且瘡又曰籀文作癩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腫
足曰瘡廣雅癩腫也是瘡瘡癩癩竝同字今作癩者籀
文也。

為猶將多箋猶謀將大也女作讒吝之謀大多瑞辰按
猷猶古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為猶將多言其
為欺詐且多也將猶且也箋訓將為大失之

爾居徒幾何箋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瑞辰

按居為語助辭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帝居歆竝

同王尚書釋詞曰居詞也十月之交曰擇有車馬以居

徂向居語助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生民日其香始

升上帝居歆上帝歆也爾居徒幾何即言爾徒幾何也

何人斯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遑暇亟疾
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

暇脂女車乎瑞辰按安行對疾行言即緩行猶戰國策

安步以當車即緩步也脂音支即支字之假借支與楮

通爾雅楮柱也楚詞王逸注輒楮車木也玉篇輒礙車

輪木節南山詩維周之氏箋云氏當為桎鎔之桎釋文

桎礙也輒所以支車使止脂爾車即楮爾車亦以輒支

而止也詩蓋言爾之緩行且不遑舍息爾之急行豈暇

楮爾車以止之遑正言不遑也舊訓脂車為膏車失其

義矣膏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

我心易也傳易說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瑞辰按

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

也易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即相說

毛韓義正相成而以與知祇韻則毛詩作易爲協書盤庚不

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否難知也箋否不通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瑞辰按箋讀經文否字如否塞之否義甚迂曲今按否猶不也蓋語助詞否難知言難知也詩蓋謂還而不入則其情叵側難知朱子集傳但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矣不釋經文否字蓋亦以否爲語詞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祇安也瑞辰按傳以祇爲疾之

段借箋以祇爲禔之段借此承壹者之來言之當以箋義爲允易坎六五祇既平京房易作禔說文禔安福也

亦引易作禔既平是祇禔古通用之證

出此三物傳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瑞辰按許慎五經異議引韓詩說云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羊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其所云天子諸侯以羊豕者蓋謂或以羊或以豕否則與詩言三物不合左傳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及此詩出此三物似詛皆三物竝用而毛韓詩皆爲辨其等級則詛之所用惟一牲耳又按穀梁僖九年集解引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豶而此詩正義引鄭君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是詩三物專言詛毛傳通言盟詛者盟

與詛亦散言則通對言則異

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瑞辰按東京賦况魃與畢方

文選李善註引漢舊儀曰魃鬼也魃與蜮古字通昔顛

頊三子一居若水爲魃蜮是蜮爲鬼別名故不可

得見詩於一物而異名者每多竝舉不嫌其詞之複也

至說文蜮短弧也倮鼈三足巨氣射害人博物志以爲

甲類陸氏佃羅氏願皆曰口中有橫物如角弩故一名

射工亦呼水弩此固非不可得見者不與鬼相類也

有靦面目傳靦姑也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

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無有極時終必與

女相見正義靦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文曰

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瑞辰

按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據爾雅釋文引舍人云靦擅

也一云面貌也吳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注靦面目

之貌也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

面見人當作人面兒也爲允段玉裁从詩正義改作面

見人也亦誤至今本說文姑面醜也當从詩正義引作

面靦爲正爾雅釋文引孫李曰靦人面姑然也是靦與

姑皆人面之貌作醜者形近之訛又說文𩇑讀若書卷

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本靦譌作醜是亦醜靦易譌

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姑訓面醜因以靦爲面慙兒失

之

視人罔極箋人相視無有極時瑞辰按古示字多借作視極中也視人罔極謂示人以罔中卽下文所謂反側也

巷伯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瑞辰按毛氏注疏本如此據正義云此經無巷伯之名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是巷伯奄官四字本為序文今誤入鄭箋中正義又云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于理是也是正義本序有此四字定本無之但考箋云巷伯內小臣也車隣正義引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足證今本作寺人內小臣之誤奄官上士四人

正釋序巷伯奄官四字正義以定本無四字為是其說非也正義又云官下有兮衍字亦非古兮也二字形近蓋序本作巷伯奄官也傳寫者訛為兮耳周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是內小臣與寺人有別故鄭據之分巷伯與寺人為二序箋巷伯內小臣也寺人孟子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皆本周官為說月令仲冬命闔尹申宮令謹門閭蔡邕月令章句作門闔月令問荅曰闔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口闔闔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闔尹所主知當作闔也據此知巷伯為奄士卽司宮者襄九年左傳令司宮巷伯傲宮正謂司宮巷伯為一王肅云伯長也是官內門巷之長其說是也杜註分而二之云

司宮奄官巷伯寺人誤矣集傳亦誤以巷伯爲寺人蓋
宋本鄭箋已誤作寺人內小臣也故集傳又以寺人爲
內小臣不知此箋乃釋序巷伯奄官也之義不得作寺
人且箋釋巷伯又云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
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則寺人非卽巷伯明矣
漢書古今人表以寺人孟子爲厲王時人此與以皇父
等七人同爲厲王時人蓋皆本魯詩之說

萋兮斐兮傳萋斐文章相錯也瑞辰按萋斐二字疊韻

萋者縷之段借釋文斐本或作菲又斐之段借也說文

縷帛文貌各本作白文誤此引詩縷兮斐兮又曰斐分

別文也玉篇縷文貌廣韻縷斐文章相錯貌竊疑毛傳

本作萋斐文章相錯兒爲廣韻所本今作也者形近之
譌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

必有因也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

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瑞辰按

傳箋皆先解哆而後釋侈此經文上哆下侈之證王伯

厚言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臧玉林據說文本或作侈兮

哆兮者皆誤倒也說文哆張口也哆通作侈爾雅侈離

也郭注侈見詩卽詩哆兮之異文邢疏謂詩侈兮之異

地矣或作說文侈離別也讀若論語跖足之足跖今論

語作啟與侈爲張口義近張開也啟亦開也故論語漆

雕開一作漆開哆王氏詩考又謂說文作鈔兮哆兮以
鈔爲侈之異文則誤說文鈔字註一曰詩云哆兮侈兮
繫傳作一曰若詩曰侈兮之侈是說文讀鈔若侈擬其
音未嘗易其字也說文𪔐富𪔐𪔐兒玉篇丁可充者二
切云大寬也其充者與哆讀昌者切同是哆義又同𪔐
也哆侈二字疊韻據公羊宣十年傳婦人以衆多爲侈
也何休注侈大也又僖二十六年傳侈也何休注侈猶
大也釋文侈昌爾反又昌者反大也昌者反卽讀同哆
則哆亦通作侈矣史記天官書箕主口舌故詩人以喻
讒言哆侈皆狀箕星舌廣之貌猶萋菲爲文章相錯貌
廣與大義近廣雅𪔐𪔐竝訓大𪔐哆音同𪔐侈義同說

文邠有大慶也讀若侈又𪔐廣也廣亦大也又移衣張
也張亦大也是哆侈皆大貌耳箋謂因箕星之哆而侈
大之說已迂曲正義遂以哆爲踵之貌侈爲舌之貌則
愈鑿矣

誰適與謀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瑞
辰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三蒼適悅也盤庚民不適有
居猶云民不悅有居也此詩蓋極言讒人之可惡誰悅
與之謀耳故六章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下卽接言
投畀豺虎云云以極言其人之可惡也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瑞辰按說文聶
聶語也引詩聶聶幡幡又曰聶附耳私小語也緝緝卽

耳耳之段借翩翩宜讀如周書截截善誦言之誦誦便
疊韻說文誦便巧言也引論語友誦佞今作便佞玉篇
誦巧佞之言也廣韻誦巧言誦誦猶便佞也翩翩即誦
誦之段借釋文翩字又作扁亦消借字詩言緝緝者言
之密也翩翩者言之巧也傳以翩翩為往來貌失之
捷捷幡幡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瑞辰按捷
通作捷方言宋楚之間謂慧曰捷注言便捷也廣雅辯
僚捷慧也釋訓又曰捷捷僚也舊訛作捷僚此捷捷蓋
便給之貌又通作諛廣韻諛多言也語便捷則言易多
義本相因捷倭同音故漢書楊雄傳註引蘇林音引詩
作倭倭幡幡幡便音近幡幡即便便之段借亦辯給也

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遷之言訕也瑞辰按廣雅遷避
也舊訛作令此从王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避去也傳
訓遷為去與避同義既其女遷謂終避而辭去之也說
文謝辭去也廣雅謝去也去有辭義正與受為對文箋
以遷訕同音訓遷為訕不若傳義為允
驕人好好傳好好喜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旭旭僑也即
詩好好之異文好古通政从丑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
竝許九切故通用女曰雞鳴詩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
旭讀若好亦旭好同音之證郭註爾雅旭音呼老反則
讀近今音矣
勞人草草傳草草勞心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慄慄勞也

邢疏引詩勞人草草是草草卽惓惓之異文釋文惓郭
騷草蕭三音則惓又讀同離騷之騷騷亦憂也高誘淮
南子註勞憂也勞人卽憂人也論語樂驕樂驕義近樂
勞義同憂傳言勞心者卽憂心耳

作爲此詩箋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正義曰當云作
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
訓自與經相乖非也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瑞辰按釋文云一本云作爲作詩段玉裁云爲字誤當
是作而作詩其說是也正義曰當云作賦詩亦當云作
而賦詩今本脫去而字耳定本箋作有二訓作起也釋
經文第一作字作爲也釋經文第二作字故箋繼之曰

孟子起而爲此詩是經本爲作而作詩之證正義以定
本經旣云作爲此詩是其本經文止一作字而箋乃有
二作字之訓故謂其自與經相乖非謂箋不當有二訓
也據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是正
義本舊爲作而作詩今本作爲此詩乃後人誤从定本
改耳

